

# 《很久沒有敬我了妳》

## 被最台灣的音樂與情懷撼動



這些年，我們看過太多好看的台灣電影，但相比那些清新的影像，《很久沒有敬我了妳》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台灣image」卻有着更為豐富的層次——從音樂到銀幕、從原住民到都市、甚至是從商業到文藝。

這部電影有着一個淵源。2010年，曾在台北「國家音樂廳」創下千萬票房的原住民多媒體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了妳》，第一次將台灣原住民的天籟之音，帶出部落，帶進台灣最高層級的表演殿堂，也因為那部音樂劇，整個華人世界開始知道，原來「最台灣」的聲音竟如此動聽。

四年過去，當這部音樂劇登上大銀幕之際，或許也是我們再一次為「最台灣」的音樂而感動的時刻。

文：Jasmine 圖：由台灣角頭音樂提供

《很久沒有敬我了妳》名字有點拗口，卻原來是台灣原住民講國語時的句式，你聽過原住民講話就知道他們那微微拖長發音的語調有多可愛，就像《美麗的稻穗》這種國寶級的卑南族名作，你聽過一次，就會魂牽夢縈一輩子，甚至很難找到一個與之相襯的詞去形容——只是「動聽」？顯然無法涵蓋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博大精深。於是我們意識到，總有些地方，或許文字無法抵達，然而，音樂可以。《很久沒有敬我了妳》告訴我們：「音樂，就是在我們內心最深的地方。」

### 身份認同

由台灣原住民歌手大本營「角頭音樂」首度跨界投資的電影《很久沒有敬我了妳》，雖然有着音樂劇的淵源，但即使你當年曾看過該劇在香港的巡演，仍會發現電影版完全不是偷懶地串聯一遍音樂劇中的經典原住民歌曲就搬上銀幕，而是由導演吳米森去變幻為一個全新的故事。作為一部電影來說，它對音樂劇資源的使用是克制的，更嘗試了以電影創作者的角度進行新的思考。

一個從小喝洋墨水長大的天才少女指揮，和一個玩世不恭但對原住民音樂懷有深厚情感的国家交響樂團首席，一洋一中本來磁場不合，卻因兩院院董事長的奇想，被逼一同扛下年度旗艦計劃的重任，把原住民音樂和交響樂結合在一起，這也是當初那部轟動又感動的音樂劇所創下的跨界奇跡。而到了電影中，吳米森並沒把一個通俗劇式的「一對男女本來氣場不合但因共同完成某件事培養出默契」的故事，演繹得太流俗，相反他讓他們在音樂、尋找和對身份重新確認的過程中去重新認識自己。

### 回應土地

音樂劇版的核心故事，也是享譽世界的著名台灣指揮家文彬的真實故事：曾有一位原住民保姆在他襁褓之中用美麗樸素的歌聲，留下了縈繞心田的溫暖。那聲音對他來說，是內心的聲音、記憶的聲音、也是母親的聲音。電影中，則由戴立忍扮演這位對原住民歌聲難以忘懷、時常夢回一路追索的指揮。而原住民音樂對男女主角來說，都代表了某種「根」一樣的存在——源自土地源自母親。比音樂本身更動人的是對「台灣」深刻的情感和血緣。而導演試圖透過電影去回答的或許只是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最簡單又最複雜的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往哪裡去？

於是當結尾燈光亮起，字幕打出「獻給母親，獻給台灣」時，即使眼光挑剔，我們也能去原諒和包容女主角。

角侖紀的生澀演技，因為你看到了創作者的誠意與用心：試圖用流淌在台灣土地上最原生的音樂，彌合整個社會的裂痕、隔閡、種種現實之下彼此的不諒解。

許多評論說《很久沒有敬我了妳》猶如台版的《交響情人夢》，但其實它並不需要拿去與任何一部經典作對比，它從「國家音樂廳」到大銀幕，本身已經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經典。今時今日，當我們看到胡德夫、紀曉君、台東「南王部落」這些戲裡戲外華人社區都具有極高辨識度的歌手，出現在電影中，唱着屬於他們祖先的歌時，或許也該知曉，只不過幾年前，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

### 角頭音樂

而這裡就一定要提到獨立音樂廠牌「角頭音樂」為推廣原住民音樂所作出的努力。這個發掘了陳建年、紀曉君、「南王姐妹花」等一眾數次獲金曲獎加持的原住民音樂品牌，更打造了創下歷史的音樂劇版《很久》。

「總有一天，我們要把這些聲音帶到國家音樂廳。」

這最初只是「角頭」創辦人張四十三自信又帶點執拗的堅持，因為那些質樸的好聲音，在他看來是最能夠「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珍寶。而經歷音樂劇的巨大成功、到了電影版中，這個夢想也經過淬煉，有了屬於自己的成長——「總有一天，我們要把這些聲音，帶離『國家』。」

拋開音樂本身，該片對台灣不少社會現實都有點到即止的觀照。譬如戴立忍在首款預告片中最經典的那句「我最討厭國家以國家的名義做任何事」，用最淺白的方式，卻已觸動觀眾思考個人與體制間的關係。而美麗灣、反核等社會議題也出現在片中，相信會為在現實層面關注台灣的人帶來啟示。

而導演吳米森這個名字可能對大多數香港觀眾來說稍顯陌生。雖然《很久》距離他上一部劇情片已有差不多十年，但期間他一直是台灣紀錄片領域十分重要的創作者，更於上屆金鐘獎中憑《青春的進擊》三部曲之《關於二十，以及...》獲得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他並不是那種典型的主流商業片的導演，尋找、身份、記憶往往是他創作中試圖去探索的內容。不過大概也得益於此，《很久》並沒被拍成庸俗的皆大歡喜式故事，相反那個結局非常文藝：女主角把交響樂團帶到了綠意蔥蘢的山林間，讓音符流淌進天地自然，然後淡淡地對男主角說：「我還有一個秘密。」至於那是甚麼，不如留給我去思量體味。



■角侖紀演技稍為生澀。



■戴立忍飾演樂團首席童人多，率領交響樂團街頭快閃，引人注目。



■攻佔「國家音樂廳」的那一夜。

### 新戲上場

文：笑笑

## 《永遠的愛麗絲》為「我」而活

改編自暢銷書作家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同名小說的《永遠的愛麗絲》(Still Alice, 台譯《我想念我自己》)，茱莉安摩亞(Julianne Moore)飾演患上早發性腦退化症病人，她慢慢從一個獨立自信、精通語言的知名語言學家退化到不能準確發音、忘記周遭一切的人。電影劇本薄弱，劇情圍繞女主角愛麗絲患病後的心理、身體變化，有點像前陣子上映的《解凍人生》。

原著作者莉莎是哈佛神經科博士，主要研究記憶相關的病症，此書是她第一本小說，2009年出版後高踞暢銷書榜半年，莉莎亦一躍成為暢銷作家。其第二本著作《Love Anthony》中文版本上月出版，寫自閉症小童。得益於長年的研究，莉莎對腦退化症、甚至自閉症等都有親身、獨到的理解。以《永遠的愛麗絲》為例，作者不僅寫出患病者如何從恐懼、厭惡到接受自己的病況，更深一層試圖以病人的眼光去理解病症、去包容這個慢慢融入自身血肉的疾病。

電影《永遠的愛麗絲》有三幕點綴愛麗絲的心境，並逐步深化愛麗絲與疾病融而為一、心智慢慢被蠶食的狀態。第一幕是她與

小女兒散步，言談間她企圖勸熱衷於舞台劇演出的小女兒去讀書，小女兒斥她利用其疾病博取同情、不公平，而愛麗絲亦直言不諱，指自己是母親，並不存在公不公平問題。這是愛麗絲在患病後首次主動以病人之姿去軟化小女兒。第二幕是愛麗絲抵不住好奇心，偷看了小女兒的日記並被她發現，當時愛麗絲立刻刻劃出無辜的樣子，並討好地說自己有病、根本不知道做了甚麼，她之後也以病情為由，懇求女兒原諒。明眼人一看即知愛麗絲的「病情」是扮出來的，只是她為自己開脫的藉口而已，但此時的她尚有意識，聰明過人的她懂得如何利用疾病去達到目的。而第三幕則是病情愈趨惡化的她，無意中點開電腦裡一個錄給自己的影像檔案。這個影像是她意識清醒時錄下的，那時的她已經預知自己將會喪失所有記憶，必須事事倚賴身邊人，她不想自己如人偶、傀儡般活着，因而想出以自殺了結生命。她錄定片段，假若日後點開，無意識的自己便會跟着片段指示，去特定的櫃子裡拿出藥物服用。事實上，愛麗絲看到後，的而且確打算服藥自殺，但她記不住影片的內容，來來回回看



影片、找藥，直到最後一刻因為倒藥藥物而作罷。從鏡頭不難看出愛麗絲面無表情、不斷重複動作的狀態，可知腦退化症已深入骨髓，再也無法知曉她的意識是清醒還是混沌的。從主動掌控病情到被動接受，茱莉安摩亞的精湛演技毋庸置疑，她將一個腦退化病人的心境、情緒演繹得非常到位，這也不難理解她為何會憑此角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解凍人生》講精英女性患上漸凍人症，身體機能退化為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電影試圖從一個少女看護的介入，串連兩個女性，起互相影響生命的作用。而同樣講不治之症的《永遠的愛麗絲》則透過女主角的心理變化、努力在不可能中尋找契機，並活出真我，輕輕撫慰那些深受病痛之苦的人。

### 視事追擊

文：洪嘉

## 從家政婦到某某妻

《家政婦三田》應該是日本妻的一個典型了，無怨無悔地打理日常家務，如機械人般服從所有指示。

但家政婦終歸只是傭工，於是，便有了名正言順的妻子，柴咲幸主演的《某某妻》。

對於柴咲幸，我總是無法抹去當年在《大逃殺》裡那個拿着鐮刀，為了生存不擇手段的女學生，後來她演了不少劇集，有過不同的角色，我總錯以為她的眉間仍流露着那股驕悍——《信長協奏曲》裡的她，雖然演得不錯，一出場的那個鏡頭，還是與大家閨秀格格不入。

別以為我不喜歡柴咲幸。事實上，她是我很喜歡的日本女演員。但她在《某某妻》裡，繼續用力地演出。劇集描述新聞主播久保田的妻子小光是個完美的家庭主婦，不但沒有家務能夠難得倒她，連丈夫的工作遇上問題，她也能夠一一解決。然而，她與久保田之間，卻有着不為人知的秘密。

劇集一開始難免叫人與《家政婦三田》比較，同樣的萬能主婦，同樣如機械人般任勞任怨，同樣的不動聲色，但小光似乎擁有更多秘密，而這，連身為丈夫的久保田也不知道。

關於這樣的萬能主婦，我們該怎樣理解呢？十多年前的萬能女性，是《庶務二課》裡的坪井千夏，一個在總務科工作，日常總是處理無關痛癢的小事情，工作團隊不是掛着鈞金龜的花瓶女，便是沉迷占下的剩女，偏偏卻可以解決公司所面臨的種種危機。簡單來說，在男人之下，但要解決男人所有問題的，卻是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



《庶務二課》1998年開播，錄得接近30%的超高收視，理所當然開續集。最後一季2013年播出，收視低至7.8%，溫吞吞吞，無關痛癢的數字。這個時候的時代女性，雖然有天涯祐希的《Boss》撐着，但那任勞任怨的家政婦才是王道。那不只是在男人之下了，而是，從屬於男人，卻能解決男人的所有問題的家庭主婦。

《某某妻》便是在這種想像中誕生的「時代女性」。

或許男人都是脆弱的，於是我們需要萬能的妻子，以幫助自己解決父母的問題，解決工作的問題，甚至，解決自己的尊嚴問題。於是那怕小光多麼能幹，久保田出現了事業危機，或是信心崩潰的時候，小光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久保田說，他的事業多麼重要，他的工作多麼偉大，他能夠因此而給予無數觀眾信心與生存的勇氣，於是，我們這個傻傻的、過分天真、甚至有點白痴的男主角，便會在鏡頭前慷慨其辭，「拯救」萬民。

但我們的某某妻，便得繼續像機械人般生活下去。當然，劇集之後便要揭露她變成機械人般的原因。總要有原因，好讓脆弱的男人「拯救」，在精神上，這個比自己還強的女人，不是嗎？

### 影評

文：張錦滿

## 素人電影美學作品《冰毒》

香港每年有「華語紀錄片節」，又有「獨立電影節」，圈外人搞不懂，說現在連主流商業電影也沒太多人看，還搞紀錄片和獨立電影節幹甚麼？

我體力有限，今年的「獨立電影節」，只挑選幾部導演趙德胤的《冰毒》來看。門票卻一早賣光，無計可施下，我惟有早一個小時到藝術中心的售票處問問看，售票員說沒有人退票。我到樓下問電影院門口的工作人員，他說，手上幾張門票都是會員一早預訂的，而已經有幾個人等在等退票，叫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退到隔壁快餐店進食，坐着等開場前再去碰運氣。再到現場，有幾個人跟我一樣仍站在門口等最後機會。開場時間已過，工作人員從裡面出來，不要緊，現在放趙德胤的短片，再等一會，那幾個訂了票的人不來，便讓大家買票進場。

進場時漆黑一片，我趕快坐在梯級，看了那部有關廢棄工廠短片的結尾部分。上天酬勤，到《冰毒》開始時，工作人員指示我坐後排一個空位。

為甚麼這部獨立電影票房會滿瀉呢？我試圖向圈外人提供最簡單的推測——趙德胤號召力強。今天香港有多達二百年輕人在拍短片，而且都在構思拍攝長片。趙德胤的成功經驗，他們都想借鑒，看看他怎樣在拍攝短片過程中，突然拍成長片《冰毒》，而且可以在柏林電影節放映，而又被台灣選中，送去角逐2015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趙德胤在緬甸與中國接壤的貧困山區出生，說雲南方言。他在台灣讀中學，大學時，他拿攝影機幫人拍攝婚禮紀錄片賺錢，而他同時拍攝短片，參加過外國影展，又拿過台灣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等，頗為矚目。

2009年，他成為由侯孝賢主導的



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並在侯孝賢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2011年他完成首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得以入圍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 and 鹿特丹影展老虎獎。

機會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香港鳳凰衛視推出「原鄉與離散」微電影拍攝計畫，趙德胤送出兩個故事，其中《安老衣》得到採納，計劃到馬來西亞拍攝。

趙德胤趁機跑到緬甸拍一拍，六、七個工作人員連同台灣女演員，在十天之內，竟然把短片《安老衣》拍成長片《冰毒》。

趙德胤和《冰毒》之所以會受到各方關注，乃因為他所描畫的是他最熟悉的家鄉故事。他的家鄉族人，正是國民黨雲南軍隊敗於共產黨逃到緬甸那批孤軍的後代，他們孤苦伶仃，生活困苦。想不到，今天竟有位年輕族人趙德胤，因緣際會，以最克難、最基本的方法，描畫出這個山村的生活實況。趙德胤讓台灣女演員吳可熙混在當地人中，不着痕跡，他同時拍出當地年輕人為甚麼會與各種毒品拉上關係。這個題材，具有普世價值，幾乎全世界的人都關心。

在當地成長的趙德胤，流的是緬甸山區農民的血，他在片中的第一個鏡頭，便拍攝當地農民沿用「刀耕火種」的傳統方法燒地。

他之前拍攝緬甸人在台灣的紀錄片和短片，此回拍劇情片，用盡在台灣讀書十三年的智慧，也記住侯孝賢、蔡明亮電影的方法，發揮素人電影精簡美學之道，一切從心出發。他有所堅持，要求真實，拍出來的質素，拿到世界任何電影節放映，都不會臉紅，甚至會贏得影迷尊重。